

近代史資料專刊

楊 儒 庚 辛 存 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专刊
杨儒庚辛存稿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93 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31 定价: 1.20 元

《近代史资料专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资料专刊》于一九五四年开始编印，是刊载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函电、回忆录、著述稿本等资料的。曾出版了全份《民报》、《云南杂志选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徐树铮电稿》、《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先著记》、《鄂州血史》、《庚子纪事》、《太平天国资料》、《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辛亥革命资料》等。

为进一步开展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我们决定继续编印这套专刊。我国近代史内容丰富，史料浩如烟海，有史料价值的旧书亟需重印，孤本和未刊稿本也需付印，分散在各地（包括国外）的档案和各种资料也需要收集、整理，各兄弟民族文字的资料需要译为汉文，外文资料也需译为汉文。我们期待各有关单位和爱好历史资料的同志们给以大力支持，将所收集、整理的各种形式的史料寄给我们，并对于我们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使今后专刊出版的内容更加充实，数量更多，质量更好。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	(7)
--------------------	-------

卷 上

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	(7)
与俄外户部问答二十二次	(12)
增阿暂章.....	(56)
户部口述条款	(57)
外部初次原稿	(57)
外部二次改稿	(58)

卷 下

电报汇钞.....	(60)
俄廷布告罢议原文附	(102)
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	(105)

杨儒自跋.....	(119)
-----------	---------

俄事纪闻	(121)
------------	---------

庚辛来往电辑存	(176)
---------------	---------

杨儒变法条议	(205)
--------------	---------

附录一:

驻俄代办胡惟德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歿情形函.....	(218)
杨儒传 (一)	(219)
杨儒传 (二)	(220)
书前驻俄公使杨儒事.....	(221)

附录二:

增阿文电	(222)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222)
增祺、钟灵在新民厅致全权大臣庆亲王、李中堂、荣中堂函稿(二件)	(223)
阿提督致增祺议订暂且章程请画押钤印照会(附章程)	(224)
阿提督来电(三件)	(226)
增祺致阿提督请将暂且章程画押钤印照会	(227)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228)
增祺致阿提督商订交收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二件)	(228)
阿提督复增祺商改交还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	(230)
李鸿章十一月十四日来函	(232)
增祺奏周冕前在旅顺所订暂约已作废折	(233)
周冕等禀	(236)
与阿提督来往文电清册	(236)
辛壬来往电选录	(238)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318)
人名简注	(323)

前 言

《杨儒庚辛存稿》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一九〇〇年(庚子)到一九〇一年(辛丑)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的汇编。是《近代史资料专刊》的一种。

杨儒，字子通，汉军旗人。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六年任驻美公使。一八九六年起，任驻俄公使。一九〇一年三月在与沙俄谈判中，忧急成病，中风跌伤，至一九〇二年二月，死于俄京任所。

杨儒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的一个重要时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是侵略我国的急先锋。一八九五年，它纠合法、德逼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从而不但获得了俄、法联合向清政府借款的优惠，而且得以在一八九六年与中国签订密约，攫取了在我东北建筑铁路的特权。一八九七年，它又强租旅顺、大连，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远东海军基地。从此，沙俄即将我东北地区视作它的势力范围，力图独霸。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沙俄是最早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它不但参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时借口保路出兵占领东北三省，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直到各国和议开始，沙俄军队仍占着东北不走，企图乘机造成在表面上并“不合并满洲”，而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能“巩固俄国在满势力”的状况，并进一步将俄国势力范围扩大于蒙古、新疆等中俄接壤的广大地区。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革命导师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斥责沙俄说：“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

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中国人民“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

杨儒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谈接收东三省事宜。一月十七日俄户部大臣维特口头提出十三条款。二月十六日,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提出谈判约稿十二条;三月十二日又交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并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限十五天画押”,“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

俄约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大哗。“通国士夫群焉力阻”。上海绅商在张园集会,通电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士绅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也都要求“严拒以救危亡”。各省督抚及清政府驻外使节也力主拒签。

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和其他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企图矛盾很大,因此各国纷纷要求清政府拒签俄约,并威胁清政府如画押则各国“立待效尤”。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对杨儒提出警告。而清政府却犹豫不决,军机处电令杨儒自行“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卖国贼李鸿章则致电杨儒,要他“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

身任折冲与俄国直接谈判的杨儒,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处境极为困难。在这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关头,杨儒最后终于能不畏强暴,面折维特,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坚持了爱国立场,在当时尚是难能可贵的。他处在内无定见、强敌外逼、各方煎迫中,心中如焚,竟于三月二十二日跌伤右腿,从此一病不起。

在杨儒病中,清廷迫于国内外舆论,于三月二十四日由盛宣怀转

电杨儒，明令拒签俄约。事后，俄廷也无可奈何，证明它的一切逼迫行径，全是虚声恫吓。但是靠俄国卢布养肥了的卖国贼李鸿章，却擅自答应“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于是自一九〇一年八月起，双方又在北京恢复谈判。

沙俄鉴于前一阶段谈判中列强竭力反对它独占东北的舆论压力，于是改变手法，以防止各国再一次干涉。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它将原条约内容分成两个协定：一是两政府间的单独协定，内容只限于撤兵和铁路移交；另一则是清政府与道胜的“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凡实质性的经济条款都归入银行合同中，且要求清政府必须先订银行合同，才能签订撤兵协定。

沙俄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了英、日的疑忌，它们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张，于是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正式订立同盟。此时李鸿章已死，奕劻主持谈判，遂于一月二十九日正式表示拒签银行合同。双方延至四月八日在北京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又于同年十月七日签订了交还关外铁路条约七款。

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利用它占领东北的有利条件，逼迫东北各地方将军与它签订了一系列攫取我东北资源的条约、合同等等，实际上已在东北扩大了实力。这种状况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

本刊所收材料，大都为杨儒自编的未经发表的钞本，过去流传极少。这些与俄国交涉的原始文件，揭露了沙俄蓄谋攫取我东北以及西北广大疆土和主权的狂妄野心与凶暴的帝国主义行径。在长达一年半的谈判中，沙俄肆意恫吓逞蛮、讹诈欺骗、行贿收买，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在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些都是研究沙俄侵华史的重要材料。

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义和团运动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如何进一步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百依百顺的奴才，以及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以及日俄双方在我东北的争夺等，都有参考价值。

本刊收集到杨儒的有关存稿四种。第一种为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简称《全案汇存》),原本凡二卷、九章,系胶版印刷,于一九〇二年出版。印本极少,仅数十部传世,故颇为罕贵。其目次为:(一)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二)与俄外户部问答;(三)增阿哲章;(四)户部口述条款;(五)外部初次原稿;(六)外部二次改稿;(七)电报汇钞;(八)俄廷布告罢议原文;(九)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

一九三二年王芸生先生所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第三十三章《东三省交涉》曾转录了其中之一、二、三、四、五、六、八章。一九三五年北京隆福寺文殿阁书庄又将王书未收之七、九两章,重为校订,题名《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单独出版。

这次我们收集到的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珍藏晒兰本《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但此本缺第九章《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我们据《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补入。

第二种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杨儒辑《俄事纪闻》钞本,九册。其中一至四册汇编许景澄任公使时中俄交涉文件;第五册汇编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二十七年九月间与俄方交涉撤退京兵的电文;第六、七、八册及第九册最后的杨儒跋文一篇,即《全案汇存》之七、九两章。又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杨儒庚辛往来电稿》六册,即《俄事纪闻》之五至九册。两钞本编排次序完全一样,但《俄事纪闻》讹字较少。因此,我们选录了《俄事纪闻》第五册。

第三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庚子年来电》两册、《庚子年发电》一册(八月十三日以前缺)、《辛丑年来电》和《辛丑年发电》各一册。此钞本似较原始,内容亦较其他各本芜杂。我们将其中为上述两种资料未刊登的电文及个别散见资料汇编成稿,题名《庚辛来往电辑存》。资料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录自庚辛年来、发电。这份资料可作为前两份资料的补充。

第四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工部左侍郎杨儒变法条议》钞本。此折已刊于《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九,但删节太甚。这次我们据钞本付印,可补《清季外交史料》之不足,对了解杨儒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在上述四种资料的篇末，还附有《驻俄代办胡惟德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致情形函》及杨儒传记三篇。

此外，东三省交涉在杨儒任全权以前有增阿暂约的签订；在杨儒病后，还有在北京的一段交涉。为便于读者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全貌，我们选编了有关资料三种，作为附录，以供参考利用。

第一种为《增阿文电》。原名《大清二十六年拳匪起祸李鸿章外交文件》，北京图书馆藏钞本，不著编者姓名。该书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二月间盛京将军增祺与俄国水师提督阿列克些耶夫的照会、文电及暂章九款；此外还有增祺的奏折一件，增祺与李鸿章等往来函稿二件，周冕的禀稿一件。原书名与内容并不相符，编排次序也极凌乱。我们重新编定目次，改名《增阿文电》。

第二种为《辛壬来往电选录》。在杨儒谈判的当时和此后的北京交涉时期，各方面来往文电极多，有助于了解当时交涉的情况。这些文电散见于《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文集中。我们以《西巡大事记》为主，从其他书籍中补充了一些必要的资料，编为《辛壬来往电选录》。

第三种为《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包括《交收东三省条约》、《交还关外铁路条约》的原文及俄国在订约后发表的附带宣言。

编辑这些资料时，我们参酌各个版本及有关书籍，作了必要的整理、校勘、补遗、注释工作。对资料中的人名和不易理解之处，我们尽可能作了简注。为便于读者查阅，在书后还附有人名简注。校注时，其他版本与我们选用的底本行文虽有不同，但内容无实质差别的，一般不作改动；间或有采用其他版本的，也不再注明。但在内容上可资补充、参考的，则加注说明；个别电文，有全文采用他本的，也加注说明。错字、衍文，一般在正文中径改，并予注明；缺漏文字以□表示；增补以【】表示，并注明出处。日期照原资料，皆用阴历，同时在括号中附公历。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

卷 上

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①

奏为遵旨与俄议约，旋又停商，谨陈先后办理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在黑海晤见外部、户部，均允撤退东三省大军，交还地方，并请中国派员接收，俄只留保路之兵，当经电达李鸿章代奏在案。钦奉十一月十二日电旨：“杨儒着授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此事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一切办法，须臻妥协。着杨儒审时度势，悉心筹画，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并着奕劻等传谕东三省将军，遇事妥为经理，毋稍歧误。钦此。”仰见圣主郑重陪都边要至意，拜命之下，悚佩莫名。奴才世受国恩，时丁多事，敢不勉竭驽钝，仰答高深。惟是东三省在俄人自谓兵力取之，一旦交还，胶执成见。凡此次折伤士卒、耗费资财以及积年未遂之私谋，均欲借交地约章，偿其蓄志。其归我地方，复我吏治，自谓着重邻交；其严防后患，多占便宜，视为应得权利。凡此棘手情形，实亦事势使然，圣明所洞鉴者也。时外部尚在黑海，当即电促其回都开议，嗣此迭遵电旨，与外部、户部节次晤商，均经随时电达庆亲王、李鸿章代奏在案。奴才谨综其颠末，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方俄之请派员接收也，九月初六日旨放绰哈布为黑龙江将军，并由庆亲王、李鸿章传旨增祺、长顺先行接管。时因东三省俄军云集，

^① 此折载《西巡大事记》卷八，作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七日），但据附片，杨儒奏请“拟于三月初旬”赴德治疗，则上奏当为二月事。

与京城消息不通，当由奴才托外部代电该将军等，久无回电。而英《泰晤士报》忽传增祺与俄水师提督阿来克息甫^①派员订定奉天交地暂章九款，于我内治之权颇多牵制，乃十一月二十八日电旨方斥增阿暂章之谬，断难允行，而外户两部尚以委员画押为词，坚求批准。奴才告以若不罢废暂章，决难开议正约。再四辩驳，彼始谓如正约商议无阻，自当勉从所请。画押之件，外人视之甚重，外部竟允作废，其注意正约可知矣！

此次约款虽由外部商议，户部实主持之。初户部曾口述约款大概，其中有商放将军、派驻俄官、限制税章、代理税务、购买山海关铁路、俄法借款改按月付息等条，侵我主权，把持已甚，屡次严词拒绝，而伊语气颇坚。奴才再四思维，万难办理，不得已有暂与延缓之议。乃奉十二月初十日电旨，仍饬坚持磋商，力图挽救。因迭商外户两部，告以俄声言保我主权，何以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一朝夺尽；声言不利土地，何以现商东三省事，忽牵连蒙古等处暨中国北省。据理力争，不稍松劲。庆亲王、李鸿章亦向俄使臣格尔斯多方开导。彼渐知要索愈甚，成议愈难，故外部允就户部口述各条，删去最难照行之款，面交约稿。曾谓此经我君与兵、户部几番筹议，可让之处已无不让。一面饬格尔斯在京向庆亲王、李鸿章一再催逼。格尔斯竟至负气不商。然奴才细绎约稿，不可允者尚多，如：禁用外人练兵，因东三省而兼及北省之水陆师；矿路工商利益，因东三省而兼及蒙古、新疆各处；满蒙新疆铁路，不但禁他国人，且禁中国自造。北边数万里利权，未免一网打尽。钦奉正月初九、十一、十七、十八等日迭次电旨驳款，谨即译成节略，逐款开列，后附奴才另外指驳之款，一并送交外部。乃外部竟久不置答，户部且不肯晤商。奴才见此情形，正在焦虑无计，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钦奉正月十三日国书，即日译送，并向外部重申前说。因言中国难允之故实恐各国效尤，俄屡言愿作好样，今反作俑，二百余年邻好之谓何！连日苦劝力争，外部始允奏请俄主裁夺办理，正月二十二日居然将原稿删改交来。

^① 即阿列克些耶夫。海军中将，俄关东省首席长官兼陆海军总司令。

细核改稿，计遵旨更改者六端：北境水师不用他国人训练，全款删去，一也；删金州自治之权废除一句，二也；满洲、蒙古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不得让他国人一节，删蒙古、新疆各地名，改为满洲全境，三也；满洲禁我造路及租地与人两节均删，四也；禁运军火，加照公约句，即允我与公约同时起止，五也；路工未竣，不设兵队，改为应与商定驻兵地方，即允我不设兵队，专指铁路边旁而言，六也。经奴才指驳允行者四端：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改革职为调离，一也；满洲内地巡捕兵与俄商定数目，加地方平定以前一句，二也；巡捕兵供差不用他国人，改只用中国人，三也；铁路赔款，改照公约所拟赔款意旨与该公司商赔，四也。外部出示改稿，即述俄主之言曰：国书恳挚，使臣苦心，甚为感动，准将中国驳款再尽力删改一次，等因。现改款复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十四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奴才询以各国借口效尤将何以应，俄素欲保全中国，岂愿我从此多事？外部言此约定后即登官报，宣示环球，满洲自我得之，自我归之，谁能援例！越五日，外部特又约晤，言限期已促，如逾期不订，勿再议交收，勿复言友好。揣其词气，已存一成不变之心，屡次声明执定一字不易之说。盖自始废增阿暂定章，继删户部拟款，终又改革约初稿，三次迁就，遂坚执到底不肯展期，亦不肯删改矣。此与俄议约之实在情形也。

查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日本兵占辽东，遂欲据为己有，嗣因俄会同法、德二国出场力阻，慑以兵威，日本竟未遂所欲，得而复失，心终怏怏。二十四年俄订辽东租地之约，而日本愤俄益甚。此次俄议东三省约，日本既嫉其事机之顺，多得利权，遂触其积怨之心，阴谋报复。其恐俄渐逼朝鲜尚在其次，其借口爱助中国更是托词。于是内而游说长江一带诸大吏，外而煽惑英、德、美诸大国，欲借众力济其阻挠。实则俄、英早有成约，以长城为界，各不相干。德、英上年之约，亦与东三省不相关涉，其首相曾在议院中宣言之。美向守局外，不预人国事。故德一意中立，英一味迁延，驻俄之美使吐瓦尔与奴才密谈，亦谓目前中外旧好未修，若遽为中国出力拒俄，亦大难事。查

日本虽曾向俄询及东三省事，不过谓公约外不宜有私约。迨俄外部告以此约并无碍中国自主及各国利权，又屡次声明，凡关各国之事应入公约，专关一国之事应径向中国分议等语，而日本已无词矣。英、美亦向俄询及，然微示以意，略无诘责之词。德则并未一询。是此四国者，可恃而不可恃者也。否则彼非不知画押限期及俄逼勒情形，何始终无一切实回音，徒令中国为难，卒未向俄切诘乎？

至约款虽经删改，流弊仍多，诚如正月二十七日电旨所云，其中细目尚有窒碍之处，恐为各国借口。嗣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李盛铎等先后来电，劝勿画押。又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公同来电，有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此约果定，中外矢集，窃为公危之语。奴才素性迂拘，不工趋避，久已坚持定见，事苟有益君国，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惟忝膺使职，俄国情形，自应知无不告。至画押与否，大局攸关，安有廷议尚在踌躇而使臣遽允诺者哉！奴才虽至愚，亦决不出此。况事体重大，所宜统筹全局，参酌舆情，即朝廷博访周諮，亦未便听一使臣之言，罔顾众论，徇一邻国之请，开罪列邦。夫中国公论惟各督抚知之最真，各国公论惟各使臣探之最确。该督抚等所述情形，谅必审事机之利害，权流弊之重轻，当非漫无所见。故奴才正月元电即有应俟各国答复之拟，二月微辰电奏亦有应采中国众论之言。而外部限期胁迫，拒见公使，轻却国书，与格尔斯在京催逼情形，恫喝逞蛮，无所不至，又戢戢乎有决裂之势。正恐贻误大局，辱命强邻，焦灼悚惶，一筹莫展。

伏读二月初五日电旨，谕以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并飭奴才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见谅，等因。圣训周详，莫名钦仰。时外、户两部久已拒商，屡诣不见。至二月初五日户部忽来约晤，但称当赶发急电，催中国速给切实画押之权。初六日外部亦来邀去，但称次晨须见俄主，如无画押训条，即以不允此约入告。语毕即起，不容置词。均是一味勒逼，不就商量。初七日午刻始奉二月初五日之旨，赶速撮要译交外部。伊阅毕，但言今我无话可说，以后

情形请中国自看。嗣此迭奉二月初七、初八等日电旨，彼竟不收亦不阅矣。俄主旋飭各部于二月十三日会议此事，甚为秘密，无从探知。至二月十八日，俄官报登俄廷声明东三省议约旋又停商缘由：首叙东三省肇事暨京津剿乱会议公约，俄屡襄助中国情形；次言撤兵交地，总须订约；末言各国既因此约之故，大与中国为难，俄虽欲撤兵，不克速办，交地一节，应俟中国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强，保无后患，方可再提。至目下办法，俄廷仍不改屡次声明宗旨，以保安边界而静候事机，等语。暂不交还，遂自此定议矣。此俄约非改妥不敢画押，遵旨告俄，遂尔停商之实在情形也。

现在接收之事，我如不问，料彼决不相催；我纵向商，恐彼骤难听命。夫曰中国事定，立定政府，尚可计日以待。至云力量稍强，保无后患，未知究指何时。力强而彼不谓强，无患而彼云有患，又将奈何。至静候事机一语，意更叵测。玩彼声明之文，似已预留地步。夫东三省为我朝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俄岂不知；异日再议交收，增款乃在意中，何论删改代守，须加兵费，不止赔偿。在彼待价而沽，要素必倍，若更蹈瑕进步，永据奚疑！此时日、英、德等国，其助我以拒俄乎？其踵俄以窘我乎？借口效尤，何间今昔，福建、长江、山东，何处非东三省！何处无俄！此奴才之所诤诤过虑而早夜不安者也。

至目前俄以此约事败垂成，虽系牵制于人，未免迁怒于我。以欧亚洲最强之国，万余里连界之邦，伺间乘虚，亦大可虑。邻交从此棘手，边务从此戒严，中国从此多事。应如何图维善后，补救危机，筹暂时应付之方，谋异日转圜之策，拟请飭下王大臣、六部、九卿、各督抚、使臣妥议东三省善后事宜，先事绸缪，从长计画，或联外援以自固，或整内治以自强，戮力一心，统筹全局，上释九重之宵旰，预防强敌之凭陵，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除将历次与外、户部问答二十二件并俄廷布告原文译稿钞咨总理衙门存案外，所有奴才与俄会议交收东三省约款旋又停商缘由，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 片^①

再奴才于本年二月初三日跌伤右腿，行动艰难。初六日天寒雨雪，外部约晤，勉强前去，回署下车，雪滑坠地，伤势甚重，有类中风。经西医敷剂兼施，旬日后神思始渐清楚，而舌端寒涩，骤难复旧，左半体麻木，动转需人。医称俄国水土寒湿，积受有年，因伤触发，非至德、奥等国暖燥地方静心疗治，难冀有功，日久恐成偏废。刻下外部无应商要件，吁恳天恩，赏假数月，俾得昇登火车，前赴德国调治，以冀速痊。至使馆寻常公事，查有二等参赞官拟保二品衔分省补用道花翎盐运使衔知府胡惟德可充代办之任。该员随使有年，前经奴才由美奏带来俄，一切公事均能接洽，可无贻误。当于二月初十、二十等日，先后电达庆亲王、李鸿章、军机处代奏在案。奴才拟于三月初旬起身赴德国之威斯巴敦就医，一俟病势就痊，即当驰回俄都照常视事。所有乞假养病暨派员代办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与俄外户部问答^②二十二次

杨儒与维特第一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午后二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户部大臣维特。寒暄毕。

杨云：别又两月，贵大臣前在黑海面谈之事，有无更改？有无进步？

维云：贵大臣所言，系指何事？请明白告我，以便明白回答。

杨云：系指交收东三省之事。

① 原无标题，据《俄事纪闻》（九）补。

② 原无标题，据《全案汇存》目录补。二十二次谈判的标题均为编者所加。